

鄞县文艺

第五期

鄞县文化馆编

1980.6

目 录



一九八〇年六月

总第五期

戏剧 曲艺

- 巧相逢（方言快板）……………励明康（22）
劝依快戒烟（五更调）……………孔松年（35）
原来是你（独幕喜剧）……………张中强 筱 草（65）

小说 散文

- 最后一课（小说）……………严凤菊（1）
拜谒樟村烈士陵园……………崔绍道 胡审严（15）
人才辈出的鄞县（人物志之一）……………徐秉令（38）
手术刀（文艺随笔）……………缪进艺（37）
从《映山红》想到《鄞县文艺》……………葛民新（61）

诗 歌

- 新民歌选（十二首）……………金文焕等（12）
书（外二首）……………崔国成（51）

花港观鱼·····	张建红 (53)
我们去种树·····	邬烈辉 (54)
幸福·····	卢佳峰 (55)
夜·····	姚行筠 (56)
啄木鸟·····	徐敦明 (57)
诗论诗 (三首)·····	李君民 (58)
竹 (外一首)·····	周长城 (59)
问字·····	烈 辉 (60)

民间文学

咬奶头 (民间故事)·····	林世明 (41)
近视眼看匾 (民间笑话)·····	郑祥茂 (45)
两只蛙 (童话)·····	夏歧泓 (47)
荷花、荷叶与浮萍 (寓言)·····	缪进艺 (49)
谚语·····	钱伯达等 (21)

歌 曲

我爱家乡山和水·····	黄港洲词 毕顺裕曲 (85)
白菊花, 友谊的花·····	傅红平词 范盈庄曲 (86)

美 术

古林新桥通车 (年画)·····	陈兴祥 (封二)
烂腐岐阳变新貌 (年画)·····	陈恒耀 (封三)
儿歌阵阵迎“四化” (年画)·····	杜 燕 (封四)
四季丰收香 (四季屏)·····	谢国兴 (插页)
扉页装饰·····	叶英伟

(小说)



最后一课

天童中学 严凤菊

去年仲夏的一个午后，我背着铺盖行李到桃源中学去报到。

天刚下过雨，乡村的空气特别清新，路旁山脚下的一片桃林里，一个个黄中透红的果实镶嵌在嫩绿色的枝叶中间，真是美丽极了。看见桃树，我便想起了“桃李满天下”这句名言来，心头又涌上了忧愁不快。说真的，要不是贪图顶职后的“铁饭碗”，我才不愿离开公社五金厂去吃粉笔灰呢。

明天就要上讲台了，我怎么讲好呢？是严肃一点好还是和气一点好？学生们会怕我吗？会听话吗？我这样想着。

“阿姨，您到哪里去？”忽然一个孩子的响亮叫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抬起头来，视线和前方一个穿条子汗衫的男孩子相遇。他吐了吐舌头，改口道：“大姐姐，您到哪去？我帮您拿。”我笑着回答了他的问话，他一听更热情了，一边帮我提过箱子，一边说：“您是新来的老师吧？我们学校，喏，就在那边。”说着，嘴巴朝前面那座新建的新屋吹了吹。

“老师，您教几年级？”

“还没确定，大概是初一。”

“教语文还是教数学？”

“语文。”

他的脚步放慢了，沉默了一下，说：“你是不是黄小丽——黄老师？”

“对啊，你怎么知道？”我惊喜地看着他。他的神色却一下子变了，笑容从嘴边消失，亮晶晶的眼睛里浮上暗淡的神色。他忽然停住脚，把箱子往地上重重地一放，说：“我走了。”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他已一溜烟跑出老远，还回过头来，朝我扬扬拳头，气汹汹地说：“德国鬼子，呸！”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心里一下子象灌满了铅水，又憋闷又难过。

我喘着粗气迈进校门，有人把我领到校长室。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打量着我。我掏出了介绍信。

“好，好，你来得正好，路上辛苦了吧。”校长一边帮我安放行李，一边热情地说，接着又是端凳，又是倒水。“这几天正等着你呢，算算是该来了。怎么样？吃过中饭吧？车子好坐不好坐？”我一一作了回答。

铃声响了，遥远而陌生。啊，从今以后，我就要在铃声中度过一天又一天的学校生活，这日子真不知好过不好过呢？！

“怎么样，马上要上课了，这是陶老师上的最后一课，是不是也去听听？”校长带着歉意笑着问。

我巴不得一口气能得道成仙呢，还有不愿意的吗？我一口答应。

校长端起两张凳子朝教室楼走去，我跟在后面，走过一只只教室，听到此起彼落的“立——正！”声音，心里“别别”直跳。

我跟着校长走进挂着“初一（1）”牌子的教室，在后面坐了下来。好家伙，周围坐满了来听课的老师，有带眼镜的中年男教师，也有穿花衬衫的年轻女教师。他们把摊开的课文放在膝头上，一手捏着笔，目光专注地望着前面。教室里窗明几净，一个个天真的孩子坐得挺直整齐，教室的正中墙上挂着各种锦旗和奖状，右侧《苗圃》里贴着一篇篇字迹清楚还带插画的学生作文。多好的环境，多好的气氛！它使我回忆起过去，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我好象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教室。我的心热起来了。

正式上课铃响了，随着铃声，前面门口走进来一个沉稳朴素的中年女教师。她穿着一件蓝条子布衬衫，一头灰白短发用发夹夹到耳后，稍瘦的脸颊上有几块因年老或疾病引起的黑斑，但眼睛很明亮。

她习惯地把书放在讲台上，缓缓地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完这《最——后——一——课》！”下面我先把课文念一遍。教室里荡漾起她那圆润而富有表情的普通话朗读声音，啊，多么熟悉的声音，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我听到过这个声音，我心里一阵颤动。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清晰动人的课文朗读声在教室里回响。前面，女教师站在讲台边，捧着书本，从玻璃窗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正照在她那充满感情的脸上，照在她用发夹夹到耳后的短发

上。我的心跳起来了，对，是她！一个年轻的、嘴边永远带着笑容的女教师跳出了我的记忆……

那是在十五年前吧，当我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姑娘时，因为有一次逃了学，被母亲骂了一顿，自个儿离开了家。记得那是一个细雨迷朦的黄昏，我独自走在街上。走啊，走啊，街上亮起了路灯，走啊，走啊，咦，这是什么地方？石桥、凉亭。我忽然想到了妈妈，想到了自己每晚睡的小木床，想起了床前做功课的小方桌……。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暗。我害怕极了，终于“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而四外没有一个人影……

“小丽！黄小丽！”忽然，雨帘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很快跑到我的面前，蹲下身子一把抱住了我。

我定睛一看是陶老师。我紧紧抱住陶老师她那湿透的但仍带热气的身子，伤心地大哭起来。

以后，在陶老师的引导启发下，我又背着那只缝着花边的小书包上学了。那时学校再也不是讨厌的了，上课多么有趣，学习多么有劲啊。我记得我们的陶林老师站在黑板前，乌黑的短发总是用发夹夹在耳后，嘴角时常带着动人的笑靥。她什么都知道。她能讲星星为什么这样亮，花儿为什么会开，她还会讲……

但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陶老师要调走了。为什么？不知道。她真的走了。我记得她走以后，我们班的空气一下子沉闷了许多，还记得我们怎样带着哭红的眼睛去听另一个陌生老师的讲课……

啊，十五年过去了，我的老师，我曾经怎样地怀念过你呀。想不到在我正式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命运又使我们相逢。岁月是无情的，你变得多了，头发也白了，额上

有了皱纹。为什么你眼睛里象隐藏着什么痛苦，你嘴边的笑靥哪里去了？唉，快点下课吧！

“乐小虎，请你朗读接下去的一段课文。”

从靠窗第一桌座位上站起一个穿条子汗衫的男孩——是他！只见他捧起书本。站得笔直，眼睛看着老师。陶老师对他点了点头，于是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有感情的男孩的嗓音：

“可怜的人！他穿上那套漂亮的衣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他们象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

在乐小虎朗读的时候，陶老师在一排排课桌中间走来走去。一会儿，她的嘴角上浮上一丝丝笑意，她显得是那样的和蔼，可是一会儿笑意消失了，她又变得憔悴和苍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乐小虎把后一段的课文读完了，可是还没有听到老师“坐下”的口令。陶老师在讲台边自管自踱着步，象陷入了沉思。

“坐下，坐下吧！”终于，她恢复了常态，抱歉地朝他笑了笑。

“……只要想想，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他们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陶老师那低沉忧郁的声音又在教室里回响着，我真有点坐不住了。过去，我好象听人说过语文教师要富有感染力，能把课文中得到感情去感染学生。但是现在陶老师的

这种语气、这种感情绝不是仅仅因为课文的内容感动了她，没有深深的痛苦，没有复杂的经历是不能获得这种感情的。

长长的一段课文读完了，她斜倚在黑板上，全身无力，眼神黯淡。这哪里是我记忆中的老师呀？！我惶惑地朝周围看去。

校长低着头坐在我旁边，手上的书本一会儿合拢，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挪动着凳子。

“应该向上面领导去反映……”

“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就不相信。”

近旁听课的两个女老师低声交谈着。

不知什么时候，窗口边站满了人，有戴着竹笠的中年汉子，也有抱着小孩的妇女。使我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也能理解都德文章的意思，脸上还带着依恋难过的表情。

这真是奇怪的一课呀！

铃声在老远的地方响着，愈来愈清楚。陶老师的脸色煞白，托讲台的双手也象在微微抖动。她的目光在教室后面搜寻着。“陶老师，我在这里！”我差不多要喊出来了。我们的视线相遇了，但从她淡漠的神情看来，没有认出我。

“同学们，我的最后一课上完了。从明天起，语文课就由新来的黄老师上。”全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转向我，校长和我同时站了起来。我真惶恐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一课！陶老师的‘最后一课’，她又要调到哪里去呢？”我茫然了。

不知什么时候散的课，陶老师的身边一下子围满了人。听课的女教师、抱孩子的妇女，她们亲热地拉着她的

手，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包围圈，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陶老师，明天真的走了吗？”

“陶老师你还来吗？”

“陶老师，你别走，你别走……”

我真想朝这热闹的一堆人中间走去，校长拉了我一下，我跟着他回到了校长室。

“晚上要开个迎送会，会上要请你简单说几句，你看怎么样？”校长说。

“陶老师什么时候走？”我顾不得回答，先问。

“明天早上吧。”

“她调到哪里去了？你不知道她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吗？我对她感情很深呀！咳！真可惜，我一来她就要走了。”

校长朝我看了看，不自然地笑了笑。

“她调到哪里去？是本区的话，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很近，就在本公社。”

“小学吗？哪一所？”我不禁一喜。

校长摇了摇头，点燃了一枝烟，皱着眉惋惜地说：“她不再在学校教书了，她安排到公社胶木厂，去锉毛头。”

“锉毛头”？这时我真象有一把锉刀在我的脑门上猛锉了一下，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

“你还不知道吗？她是个民办教师。”

啊！我一切都明白了。

热血涌上了我的脑子，意识变得模糊了。我仿佛又回到了十五年前的那个风雨之夜，年轻的陶老师来了，她蹲在我前面，温柔地替我一把一把捋去头上的雨水，一边还爱惜地说：“傻姑娘……。”雨“唰唰”地下着，她微笑的

脸上全是雨水……

我好象又回到儿时的课堂，陶老师正站在讲台旁边，捧着书本读着什么。忽然我的神思掠到刚才挂着初一（1）的牌子的教室，陶老师痛苦地靠在黑板上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完《最——后——一——课》！”

我的心颤抖了，闹了半天，还是我黄小丽，我这个曾经受过陶老师心血浇灌的人抢了她的饭碗！这是多么无理的事啊！

“你们不能这样做！”

我下意识地冲校长叫了出来。

校长不无难堪地弹了弹烟灰，吸了一大口说：“难道我们舍得让她走吗？没有办法！从我当手近十年来，民办教师只转正过两名，象陶老师那样的“老民办”，我们公社有二十多个。僧多粥少有什么办法。”

“那两个名额给谁了？”我气愤地说。

“有些事情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楚的。”

“那你们至少也得给她保留一个位置，没有中学的，小学也好的啊。她做了这么多年老师，有丰富的实际教学经验，让她去铤毛头？咳！”

“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也安排过，可是她不肯去。”

“为什么，嫌是小学吗？”

“不是，小学教师近两年也有多。她说调到小学里，小学里也得有‘老民办’回家，还是让别的老师教吧。……唉，多好的老师，这比割去我两斤肉还难过啊！”

……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校长室，怎样来到寝室里。

“德国鬼子，德国鬼子！”我仿佛到处听到有人有这样喊我。“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陶老师苍白的面容，沉痛的朗读声音又反复萦绕在心头，我痛苦地掩住了脸。

时间悄悄地移动着。当窗口射进第一盏路灯的光线时，我终于发现放在网袋里的一大包“胖大海。”对！还是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不适宜做教师，嗓子有毛病，申请改行做饭师傅（顶职考核后，听说不合格的做饭师傅）再不行就干脆放弃，仍回到社办厂去开车床。我年轻，有什么不可以做，非得做老师？非得抢陶老师的饭碗？我象找见了什么似的，心里轻松起来，关上门就朝外走，只想早点碰见陶老师。

天色全暗了，白天喧闹的校园此刻显得十分宁静。月亮挂在天边，星星在深紫色的天幕上眨着眼睛。我找遍了学校的寝室、办公室、食堂就是不见陶老师的身影。我信步来到白天听课的教室，教室里暗暗的，只有墙上的《苗圃》被月光映照着，发出淡淡的光亮。我端详着“初一（1）”的牌子自言自语地说：“再见吧，教师生活！”

铃声在远处响起来，快开会了。我拐进了通往办公室的小道。那条路要穿过一个小土坡，土坡上种着一株桃树。桃树已经很老了，树身却还硬朗，稀稀落落生了几个桃子。

“您真的不教了？明天就不来上课了？”这是一个熟悉的男孩子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隐身在芙蓉花的枝丛后面。在桃树下的石凳上，我看见一大一小两个人影。

“傻孩子，这还有假的吗？快回家去吧，你妈妈要着呢。”

一阵风吹过，知了在远处噪叫着，我开始听清楚讲话的是谁了。

“把她吵掉，我和张大为、刘燕、陈小军都讲好了，明天她一来，我们就吵，课上不成，我们再把您请回来。”

可以想象，说话人这时一定眉飞色舞，我的心却“冬冬”直跳，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啊。

“小虎，谁要你这样做的？”女教师的声音大起来了，十分严厉。

“没……没有谁，我们自己商量的。”男孩怯怯地说。

“你们呀，这些糊涂孩子，什么时候才开始懂事呢？唉！”她的声音里虽还带着遣责，却慈爱多了。

“我们的国家，几千年历尽浩劫，近十几年又是灾难重重。困难多。现在待业青年多，国家要优先安排他们的工作。我既是知青，又不是留城青年，怎么能怪黄老师呢？”

芙蓉树枝叶“沙沙”地响着，象是应和着老师的自言自语。知了叫得更欢了。我心头一热，鼻子却直发酸。

“小虎啊，你们千万不能胡闹，和张大为他们都去说好，不能吵。你们应该抓紧学习才是呢。只要你们学好了，我们国家就一天天会好起来，就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了。”

“陶老师……”

“听话，回家去吧。对，我晚些走，明天我要来听课的，知道不……”

她们，一大一小从桃树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向前走去。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我含着热泪向前猛跑几步，我只想一头扑在陶老师的怀里……。但是我没有猛扑过去。我飞步奔回寝室，颤抖着双手，拿出信箋。我要写一张报告给文教局，请求领导让我回社办厂去做工，让陶老师顶我的“铁饭碗”继续做教师。我在信中大声疾呼：“请关心民办教师！请珍惜人材！”

（曹兴高 插图）

※ ※ ※ ※ ※

每个青年剧作者一定要写自己所知的事，写自己所十分了解的题材，因为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不陷于概念化，才不陷于公式主义。

夏衍：《戏剧与人生》

如何创造人物？人各一词，难求总结。从我的经验来看，首先是作者关心人。“目中无人，”虽有情节，亦难臻上乘。我不能说我彻底熟悉曾经描绘过的人物，但是，只要我遇到一个可喜的人物，我就那么热爱他（或她），总设法把他写得比本人更可喜可爱，连他的缺点也是可爱的。作者对人物有深厚的感情，人物就会精神饱满，气象堂堂。对于可憎的人物，我也由他的可憎之处，找出他自己生活得也怪有滋味的理由，以便使他振振有词，並不觉得自己讨厌该死。

老舍：《勤有功》

新民歌选

(十二首)



春雨洗清冤枉账

大松公社西村大队

金文煊

天开眼，地开口，
春雨洗清冤枉账，

多年冤屈有了头，
刘主席重上功臣楼！

劝学篇

横溪综合服务商店

叶英伟

土坚难堵蚯蚓路，
古今中外有者为，

钉尖何愁木材固，
成业皆因不惧苦。

人梯

高桥公社秀水大队

孙淦利

青出于兰胜于兰，
后生登天干“四化”。

人梯虽矮能接天；
我做人梯献双肩！

平地拔起一幢楼

天童综合商店

周宗毅

建筑工人张开手，
甩动膀子说声“干”，

歌声响在白云头，
平地拔起一幢楼！

政策开了心头锁

五乡公社 惠 德

从前家里养猪猓，
跨进猪栏就罗嗦；
如今我家养猪猓，
猪胖肥多粮更多，

皮多骨多肉不多，
“蚀本经”念一大箩。
滚园肚皮地上拖，
政策开了心头锁。

麦 海

横溪区文化站 俞福祥

麦海滚滚无边涯，
浪接天边白云处，
社员个个是水手，
党掌船舵咱前进，

疑是黄海搬了家，
波光闪闪映彩霞，
挥镰如同把浆划，
万众一心奔“四化”！

移风易俗好榜样

石矸公社冯家大队 方德法

三十小哥做“新娘”，
新时期办新婚事，

男到女家喜洋洋，
移风易俗好榜样！

春 花

云龙公社冯家大队 陈德良

锤击钢钎爆火花，
蜂蝶飞来头上绕，

五彩缤纷美如画，
疑是春花满山崖。

农付并举象挑担

县双氧水厂 吴少华

农付并举象挑担， 挑财挑粮大步迈，
挑得队队“富”临门， 公社变成“财百万”！

山村之夜

县展览馆 朱时雨

夜空深沉山风清， 俱乐部里传笑声，
月亮好奇扒窗看， 星星眨眼喜盈盈，
五湖四海天下事， 尽收电视萤光屏。

拜 菩 萨

樟村综合商店 崔国成

往年烧香拜菩萨， 如今送烟马屁拍，
菩萨闻香保平安， 干部受烟保他“发”。

多种经营硕果摘

大松公社化纤厂 徐熊方

广开门路找办法， 因地制宜是上策，
“八仙过海”显神通， 多种经营硕果摘。